

微信如何改变当代社会中的自我意识？

——一个符号学解读

薛晨¹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摘要】：自 2011 年问世至今，作为用户增速最快的手机应用，微信成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社交应用。本文从微信使用者的角度出发探究其盛行原因，通过采用符号身份理论分析，认为微信的使用缩小了人性中向上或向下变异的趋势，使得当代社会人的身份意识得到一定程度的稳定和掌控，这使深陷由网络时代所造成的身份危机中的人们获得一种缓解其身份危机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微信 身份危机 自我还原

微信作为腾讯公司于 2011 年推出的一款定位于即时通讯和社交工具的移动互联网应用，问世至今，微信已成为腾讯移动互联网最成功的应用产品。截止 2014 年第一季度，微信的总活跃用户数量达 3.96 亿。根据微信官方数据，不到 4 年时间，微信已累计了 8 亿用户，公众号数量超过 687 万，日均增长 1.5 万。在 2013 年内微信在整体网民内的覆盖率达到 61.9%，超过微博和社交网站的覆盖率，而微博和社交网站大量流失的用户中分别有 32.6%和 37.4%的用户是转移到了微信中^[2]。微信成为迄今为止增速最快的手机应用，创造了国内外互联网领域的全新发展记录。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从微信使用者的角度，试图解释在社交媒体激烈竞争的当下，微信是如何通过改变当代社会人的自我意识，使得微信使用者对微信产生如此强烈的使用偏好的。

一、网络时代的身份危机

赵毅衡认为：“自我必须在与他人，与社会的符号交流中确定自身，它是一个社会构成，人际构成，在表意活动中确定自身。而确定自我的途径，是通过身

¹ **作者简介**：薛晨（1988- ），女，山西太原人，四川大学符号学与传媒学研究所驻所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学与符号学方向博士生。

^[2]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3 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xbg/sqbg/201312/P020131225358386313453.pdf>, 2013-11.

份。在具体表意中，自我只能以表意身份或解释身份出现，因此，在符号活动中，身份暂时代替了自我。”^[3]身份，作为与符号文本相关的一个人际角色或社会角色，是自我在进行表意活动时所选择的一种面具，我们通过所佩戴的面具来演出着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并以此来向观众展示我们是谁。

仅从个人来看，一个人的身份就可以有很多重，这取决于表意的各种解释需要，永远处在不断的变化中。而赵毅衡教授将巴尔特《明室》中关于人面对镜头有四种身份的分析再推进一步，指出在舞台上，一个人就至少有六种身份：我认为我是的那个人（可以称为“自我” self），我希望人家以为我是的那个人（可以称为“面具” Persona），导演以为我是的那个人（可以称为“演员” actor），导演要用以展示符号文本的那个人（可以称为“角色” character），观众明明知道我是某个人（我的名字代表的人 person），但是被我的表演所催动相信我是的人（进入角色的人格 personality）^[4]。事实上，这六层身份实际上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也同样存在于虚拟网络世界中。对应以上的六种身份，在互联网中，在同一虚拟场合，也存在以下六种身份：

线下我认为我是的那个人（自我 self）

线下我希望人家以为我是的那个人（面具 persona）

线上我希望我是的那个人（演员 actor）

线上要用以展示符号文本的那个人（角色 character）

网友明明知道我是某个人（我的名字代表的人 person）

但是被我的“表演”所催动相信我是的人（进入角色的人格 personality）

从社会角度来看，在传统的社会中，人的各种身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在现代社会文化中，因为传统社会结构的消失，人变换身份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意识到的程度，人的符号身份除了性别身份、社群身份、民族身份、心理身份等，其中还包括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强势登场的新身份：网络身份。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网络居民在进行表意活动时能够采取的身份呈现出更加变动不居的趋势。

[3]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0页。

[4]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3页。

符号表意行为是发生在两个充分的自我之间，表意活动双方只有在相互承认对方的基础上，表意与解释才得以进行。因而承认对方的“他者”自我，才是自我的确立条件，每一个“他者”的存在都影响着自我的确立。“他者”的身份多种多样，所以我们在面对每一个“他者”时所需要采取的身份也因此变动不居。

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征突破了现实世界的时空关系，依靠网络技术维系着我与他人关系的弱连接式人际网络极大的拓宽了我们的交际圈层。在网络社会中，我们所面对的“他者”较之现实世界而言更是纷繁复杂，因此面对不同的“他者”，每个人所选择的网络身份要比原本现实世界中人的身份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特征。在新媒体时代下，我是一位学生、一位女性、一个女儿、我同时还可能是一个 APP 的使用者、一个网络视频的观众、一个淘宝卖家、一个微博账号的拥有者、一条网络新闻的发出者等等。网络为我们的身份选择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数字化生存的当下，从个人来看，每个人都至少在以上六种身份中来回切换。而通过万维网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又极大的拓宽了人们的网络身份的选择范畴，导致人们所采用的身份过多，身份变动剧烈，这使得自我的确认始终处于一个复杂多变，难以确立的状态。身份在此时非但不能对自我确立承担责任，反而将自我抛向了混乱无序之中，从而身份危机的出现最终引发自我的确认危机。以下将探讨在身份危机的背景下，微信的是如何成为缓解人们在网络时代身份危机的有效方式。

二、微信中的身份与符号自我

在微信中，每一条朋友圈消息或评价，每一个文字或语音对话都是一个符号文本。每一个符号文本都具有其文本身份，否则文本无法表意。而文本身份与发出者身份有联系，但不同于发出者身份，而更倾向于与接收者身份趋同，即所谓的“人以群分”，在这里人以文本身份方式归类。而只要表意文本卷入身份问题，文本身份就需要构筑一个作为价值集合的“隐含发出者拟主体”，即隐含作者⁵。在微信中，人们在选择发出或转发一条消息时，正是出于作为文本的隐含读者对于该文本的隐含作者的认同。

⁵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3页。

解禁照片？对日本态度原本中立的我看了很震惊，是中国人你就转！中华民族不可辱，强我中华、壮我中华。文以载道，富于精武。灭了狗日的……国家再怎么发展，也别忘国耻……请大家看完后转发到朋友圈。这个没有任何奖励。纯粹是一种良知。请大家接力下去。让我们所有中国人，都铭记这个耻辱、国恨。

以上这条消息由名为品味人生的公众账号发出，在微信中已被点击超过十万次，点赞 8000 余次。这种意动式的信息微信中常常可见。在这条微信文本中，文本意图传达的非常清晰，是企图让人们通过阅读文字和图片唤起对日本的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发出者的“意图定点”定位准确，瞄准了此类特定的群体：群体成员均颇具民族情怀，情绪易被文字感染，对于国家归属感强烈。因此这个微信文本的文本身份就被规定具有一种政治身份。对于这个文本的真实作者已无从查证，因此，文本的隐含读者在文本阅读后决定进行转发，正是出于作为隐含读者对于这条文本的文本身份的认同，同时也是对于文本的隐含作者的认同。而真正造就此类微信文本被大量转发以致形成一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由于因中日历史问题而对抵制、仇恨日本的人在现实中就数量庞大，因而符合这个文本所瞄准的解释群体在微信中也大量存在，认同此微信文本的政治身份的隐含读者数量也就不可计数，大量的转发也就由此而来。与此类似的微信消息如：

今天是地藏王菩萨圣诞，看到 8 秒就转发，家里有前四位的请转，特等：属虎的属猴的，第一名：属狗，第二名：属羊，第三名：属猪的，第四名：属鼠属牛的。保佑全家平安！健康！顺利！心诚则灵！

出事了！出事了！常州和周围的城市都出事了！大家一定要互相转告，有几个人拿着香皂，到人家里去推销，等你一闻，一两分钟的时间，你就晕过去了，他就把值钱的东西拿走了，一定要转发并告诉家里亲人和身边的人。爱心传递加油！

以上转发送祝福，耸人听闻的假新闻等微信消息，是微信常见内容中具有代

表性的两类内容。由此可见，以上这类微信文本的意图解释群体均定位明确，或为人们生活中最关心的亲人朋友，或共同生活地域中的人们，文本的文本身份也被贴上“亲友”或“所属地域”的身份标签。与此类似的文本可以轻易唤起微信中大多数人的认同感，凭借这样的文本身份通行证，这些文本在微信中得以大肆传播。

由此，可以发现，微信中传播的内容问题及其造成的风靡现象都可归因为文本身份问题，人们在通过这些微信文本塑造着自己，同时也使得微信中朋友透过这些文本身份窥见我。因此在微信中，正是通过一个个符号文本身份最终合成了微信中的“符号自我”。

罗伯特·威利在《符号自我》一书中认为符号自我是自我意识到的一种“主我—你—客我”的系统，在时间上，分为当下、过去、未来三个阶段，从符号学而言就是符号—客体—解释项。其中过去我（past self）是被当下我（present self）阐释的符号客体，而未来我（future self）则是符号的解释项，它不停的接受当下我对过去我的阐释，来形成不断更新的未来我^[6]。而在微信中，人们总是通过采取各种符号文本身份来对通过对过去我进行或肯定或否定的阐释，来形成不断更新的未来我。没到年末，微信年终总结总会成为曝光率最高的内容。人们会在朋友圈内总结过去一年自己的得失感悟，例如：

这一年经历的种种，也有所感悟。以前坚信，做事要有毅力要专一，要紧着一口井挖肯定会挖到水；现在也坚信，但是运气好时也许会挖到石油，运气差时也许会挖出臭水。总结一下，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对于70后来说坚持有时是一种美德，有时却少了一种绝决，一种突破。人生的阅历就是要一点点经历，一点点感悟。

以上这个微信文本将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间向度编织在一起，过去我做事坚定但思维简单，但缺乏变通，当下我在对过去我进行不断的反思和阐释的过程中，对过去我一方面进行了强化认知，认为过去我的坚持与坚定仍旧是美好的品德；另一方面在反思的基础上颠覆了过去我，认为在坚持正确的同时，需要为

[6]文一茗：《身份与符号自我——<黑天鹅>关于身份的命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0）：第189页。

人生创造突破。因此，在基于对过去我的阐释后，当下我正采用一种更积极、更具反思性的、更完善的文本身份去不断进行自我的肯定、否定、在肯定的过程，以此作为自我超越的方式来形成更新的未来我。因此在微信中的文本身份对微信文本结构的变动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未来我永远悬而未决的，依赖与当下我与过去我的反思性对话来进行阐释。而过去我的如果没有未来我作为其解释项也就不具备任何意义解释的可能。

同时威利认为的“符号自我”是一种内心对话的自我，“自我的符号化过程在于内心的对话”^[7]。而这样的结构正清楚的向我们说明，我们是如何在内心谈话中进行思考并且参与进内心交谈的。我们与自己的内心交谈，似乎都是试图向未来阐释过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以视听的方式将我们的内心对话外化：比如人们常常自言自语的方式进行自我鼓励或反思，或人们在睡梦中说的话，小孩子常常大声想自己说话等。基于互联网技术载体下，人们内心对话外化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社交媒体成为其中的重要方式。而微信又因其良好的伴随性、致力于沟通的突出技术特色，以及强关系网络造就的私密性成为人们选择展示内心对话的主要工具，这类内心对话多体现在发布或总结过去、或畅想未来，或人生格言、名言警句、或心灵鸡汤的文字等等都朋友圈中非常常见的消息。

文本身份之于自我的意义在于，文本身份可以影响自我的符号结构和位移^[9]。微信中的文本身份是着微信中的符号自我形成基础，同时对于符号自我在时间向度的位移产生影响以不断形成新的自我。符号自我结构的三个部分：过去—客我—客体；当下—主我—符号；未来—你—解释项，在微信中的自我全然按照此结构被呈现出来。在此，自我进入了一个360度视角的对话中，我在通过不断反思过去将自己投射向前，并以此认识了自我、培育了自我、实现了自我。文本身份除了时间向度的位移，还存在纵向位移的趋势。因此，以下将重点探讨微信中的身份与自我在向上及向下还原的具体体现，及其对微信中符号自我的影响。

三、微信中自我的还原

符号自我是一个充满弹性化的符号过程，在威利看来，在心理学和社会学

[7] 诺伯特·威利著，文一茗译：《符号自我》[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中文版序言。

[9] 文一茗：《身份与符号自我——<黑天鹅>关于身份的命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0）：第189页。

意义上的符号自我有两个向度的还原。文本身份可以将自我向下压缩到本能的层面，也可以迫使自我作向上的还原，提升到人际、互动、社会文化层面。自我受到身份选择的影响，相应地可以作上下位移：既可以向上提升到人际互动、文化意识形态的层面，也可以向下压缩到最原始的物性本能层面。在微信中，文本身份也存在上下还原趋势，并借以特殊的上下还原来塑造着微信中符号自我。

（一）低风险的向上还原：自我被吞噬的风险小

向上还原，是将自我拔高到高于自我的程度，从而脱离自我，进入到人际、互动和社会层面，这样自我得以丰富化、理想化、充满了社会意义。自我在向上还原过程中，人被组织、社会接纳、吸收，个体在融入的过程中产生集体意识，或受到组织规训忠诚的扮演某一角色，从而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在网络时代，个体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寻找自己的圈子，寻找身份认同，使得自己个体价值在圈子内得到确认和实现。这也是微信等社交媒体从产生至今就成为人们网络生活的主要寄托的主要原因。

在自我互动层面，微信作为一款即时通讯类应用，最受用户青睐的功能就是语音聊天和文字聊天功能，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网民使用微信功能中，语音聊天和文字聊天分别占到 91.8%和 90.4%，分列第一、第二位^[10]。而自我的互动层面就是在不同“自我”之间进行的交互主体性的互动，即在我与“他者”的范畴内，是一种面对面的人之间的符号关系。微信正是为自我互动还原提供了绝佳的载体，为自我在互动还原中提供丰富、畅达的通道。

关系类型	关系方	传播方式	功能体现
强关系	亲人、朋友、工作关系、同学等	手机通讯录、QQ 好友、	文字/语音/视频聊天、发送图片、朋友圈、接收离线 QQ 消息、接收腾讯微博动态
弱关系	网友、陌生人等	雷达加好友、公众平台、扫一扫	查看附近的人、摇一摇、漂流瓶

[10]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3 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sqbg/201312/P020131225358386313453.pdf>, 2013-11.

表一 微信强弱关系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认为人际关系的强关系指的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强^[11]，即交往的人群从事的工作、获取的信息趋同，并且人与人情感联系紧密的人际关系，常见的强关系社交圈如：亲人、朋友、同事、同学等；弱关系指的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交往对象可能来自各行各业，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多情感维系，有代表性的弱关系社交圈如：陌生人、网友、明星等。

由于微信的强关系网络，微信中人们面对的“他者”主要来自于生活中具有高度信任感、互相忠诚可信的好友，因此自我与“他者”所采取的互动是平等互视的，人们乐于选择在微信中发布如聊生活、谈感情、分享感悟等分享私密信息，朋友们也会通过评价、点赞等方式来对这些信息做出反馈。此时每一个“他者”都是自我的一面镜子，一个平等的对立面。自我渴望通过这样的“他者”，来看到别人眼中自己的样子，并以此来不断更新自我，超越自我。同时，自我与“他者”存在的差异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自身而存在的，而这种和而不同的差异恰好也是令人产生反思，从而令自我更加丰富。在微信中自我的互动层面不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而恰好是为自我的更新创造了契机。

在社会组织层面，社会组织是抽象性地组织集体的互动和交流，在社会组织中，“我们”代替了“我”，相应地，“他们”代替了“你”，自我被集体化，被组织收纳，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已经不存在了。在虚拟社群中，社群成员基于归属感和集体认同归属于不同的虚拟社群。微信朋友圈正是网络虚拟社群的一种形式，并且将群体建构视为理所当然的义务，人们在群体中与他人分享、合作、协调一致地行动，对群体组织基于熟人关系基础上高度信任，忠诚团结，甚至互惠互利。因此基于微信朋友圈搭建起来的社群又与一般的社会组织不同，如企业、学校、军队、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有特定的组织目标，制度化的权力结构，普遍的行动规范，明确奖惩机制，对组织成员能够进行有效约束和限制，因此，在社会组织层面，本体自我存在被吞噬，个体性丧失的风险。但网络社群其社会角色不确定、社会关系松散、且群体意识和归属感较为淡薄，成员对社群规则遵守多出于自觉性。

在微信中，公众账号的订阅功能使人们可以选择加入不同的群体中的方式之

[11]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973: pp.1360- pp.1380.

一，例如作为果壳网的订阅用户之一，一方面可以将果壳网的信息向更多的人交换和分享，另一方面可以发起及参与线上或线下的集体活动，以此来展现作为这个组织成员的身份，以及表明被组织吸纳的归属感。但是，人们选择订阅果壳网，更多的是对果壳网科学、理性又兼具年轻、活力的文本身身份的认同，希望能以此来充实自我。因此，在社会组织层面，微信朋友圈搭建的网络社群对自我而言，不仅不是个体性的丧失，而是自我在组织还原层面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自我被吞噬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在文化层面，自我的文化还原将自我提升至社会文化层面，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个体此过程中社会化，形成并适应于社会与文化的人格，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一员，形成了个体的社会身份，社会化贯穿于个体的一生。至2014年，中国互联网历经整整20年的发展，20年内，孕育了各种新的文化现象和社会形态，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发展进步。而网络文化呈现出的自由、开放、平民、平等特征对个体的塑造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个体性越发得到了塑造和彰显。因此，文化层面来审视微信，可以发现微信中的个体性体现的非常显著。作为自媒体的微信，使用者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喜好，自发地订阅不同类型的公共账号，同时可以在朋友圈转载感兴趣的内容，艺术、财经、媒体、音乐类型多样，定制属于自己的虚拟文化空间。在微信环境下，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在网络文化的助推下，更加高涨和觉醒，个体性越发鲜明。微信的盛行更是为自我的个性彰显、个体建构提供了舞台。

（二）有下限的向下还原：自我失控的可能性低

向下还原，主张将自我回到人的本能、身体和直觉中，即那个被日常遮蔽的本然或本真的世界，将自我压缩、退回到远远低于自我的地步，这种运动可以使人摆脱社会的桎梏，恢复人的本性，赵毅衡教授认为向下移动，是人寻找自我意义之立足点之必须。向下还原在微信中的常见表现为：

生理需求的满足，生理需求是维持人类自身生存的最基本需要，衣食住行等都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如微信朋友圈，健康和养生的内容出现频率非常高，如《柠檬水的正确泡法！99%的人都错了》、《食物中的嘌呤含量一览表，转给身边痛风的朋友吧！》等内容阅读量均超过2万次，可见此类信息对受众的

强大吸引力和关注度。微信中对于生理需要的满足显著的体现在对于娱乐欲望的满足。费孝通指出：“欲望，食色性也，是深入生物基础的特性”，同时他还认为：“欲望—紧张—动作—满足—愉快，那就是人类行为的过程。”^[12]而对欲望的满足是对生命的肯定，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应有之义。对娱乐欲望的满足，也是对本能、身体层面的丰富，从而使得人呈现出丰富饱满的状态。据统计用户关注公众账号类型中名人明星以 42.29% 占据第一，用户关注公众平台原因中休闲娱乐以 61.29% 排在第一位¹³。同时，微信游戏也成为吸引用户加入微信、持续使用微信的一个诱因。有 44.6% 和 46.4% 的用户是因为微信在手机上玩游戏和因为微信才增加玩游戏的时间¹⁴。疯狂手指、围住神经病猫这两个游戏基于微信朋友圈平台开发的游戏，一时间风靡朋友圈。由此可见，微信基于对欲望正当性的肯定的基础上，以多功能的方式满足了用户娱乐欲望，也肯定着人的真性情。

表演欲望的满足。微信中自我的表演行为是将“他者”放置在自我的之下的地位，二者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下，自我俯视“他者”，“他者”在表演者眼中仅被看做一个信息的被动接收者。微信朋友圈中秀美食、秀自拍、秀旅行、炫富、炫经历等内容层出不穷。以秀美食为例，在发布多张美食图片的同时配以如“忙碌工作的唯一安慰就是有美美的午后甜点可以吃”这类文字，这类型文本具有较强烈的情绪性，文本在表意过程中更侧重于发送者，并且发送者将接受者置于“观众”位置，自我此时独自表演，不需要通过“他者”作为对立面的作用来进行自我超越，演出后，表演即可停止。类似的表演型符号文本例如发布类似“神秘化表演”类型的文字及图片，其内容曲高和寡、图片文字意义极不搭配；或者发布类似“理想化表演”类型的文字，诸如人生格言，名言警句等，如“<一日禅> 不争、不骗、不闻”，“以他人为镜，常反省自我”，《首富李彦宏说：我欣赏女人这样活着》，以此达到让“他者”与自我产生距离感，由此产生陌生感或崇拜感。

本能的冲动。“微信控”群体的出现普遍有着一个共同的行为特征，就是会基于无意识状态随时随地刷新微信及朋友圈。人们被发现在一个人时、聚会时、在车上、在餐厅大家都在争分夺秒的刷着“朋友圈”，而且在醒来后和睡觉前的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¹³ 速途网：《2013 微信用户行为分析报告》，<http://www.sootoo.com/content/426426.shtml>，2013-6-18

¹⁴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3 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sqbg/201312/P020131225358386313453.pdf>，2013-11.

必备程序就是刷新朋友圈，而人们在反思后又发觉自己是处于潜意识层面、机械性的重复这一系列的动作，不一定以获得刷新结果才感到满足。这种被“微信控”称作“我们刷的不是微信，是刷存在感”的行为，正是人们试图去满足自我本能需求的欲望而产生的冲动的行为。

但是如果自我过分的向生物和“物理—化学”方向（即信号—反应的本能方向）位移，自我会逐渐失去控制能力，触及否定自我与他者之间关联的机械性、生物性层面。然而在微信平台中，人们自打开微信应用的那一刻起，就无法避免的参与进自我和他者、与社会的关联之中，微信作为社交媒体的这一基本特性决定微信中自我的向下还原，自我想要达到绝对的安然自处、孤独于世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

微信中的符号自我内部存在上下调节机制，自我可以沿着上下幅度进行身份定位，以上下求索的方式来探寻自我。但由于微信的向上还原与向下还原均存在限制性，因此，在向上还原中个体性被吞噬的风险性减小，向下还原中自我失控、还原为“本能机器”可能性降低。因此，在微信平台为身份、自我开放位移空间，使得身份、自我可以在向上、向下还原的过程中，在本能至社会的跨度中，对身份和自我的定位进行持续的矫正和控制，以此消解形成身份-自我危机的可能性，避免自我混乱、游离和崩溃。

四、结语

在网络时代，身份过于复杂而导致的身份危机的背景下，微信的出现成为人们逃离身份危机的一种方式。在微信中，人们获得了对于自我的控制感和安全感，自我可以至上到与组织、与社会一致的层面，从而获得集体归属感、认同感，却又不会丧失个体性；至下自我可以回归本能，拜托社会的桎梏，重拾个体性，却也不会因此变为自我的孤岛而成为本能的机器。但这并不意味着微信就此成为一个理想国，微信日后的技术走向、发展趋势不可预测，且微信客观存在的问题如技术缺陷导致的隐私泄露等社会问题仍不容忽视。因此，本文仅就从符号身份理论的角度来探究人们对微信进行一次符号学探索，这仅是微信研究的一个侧面。